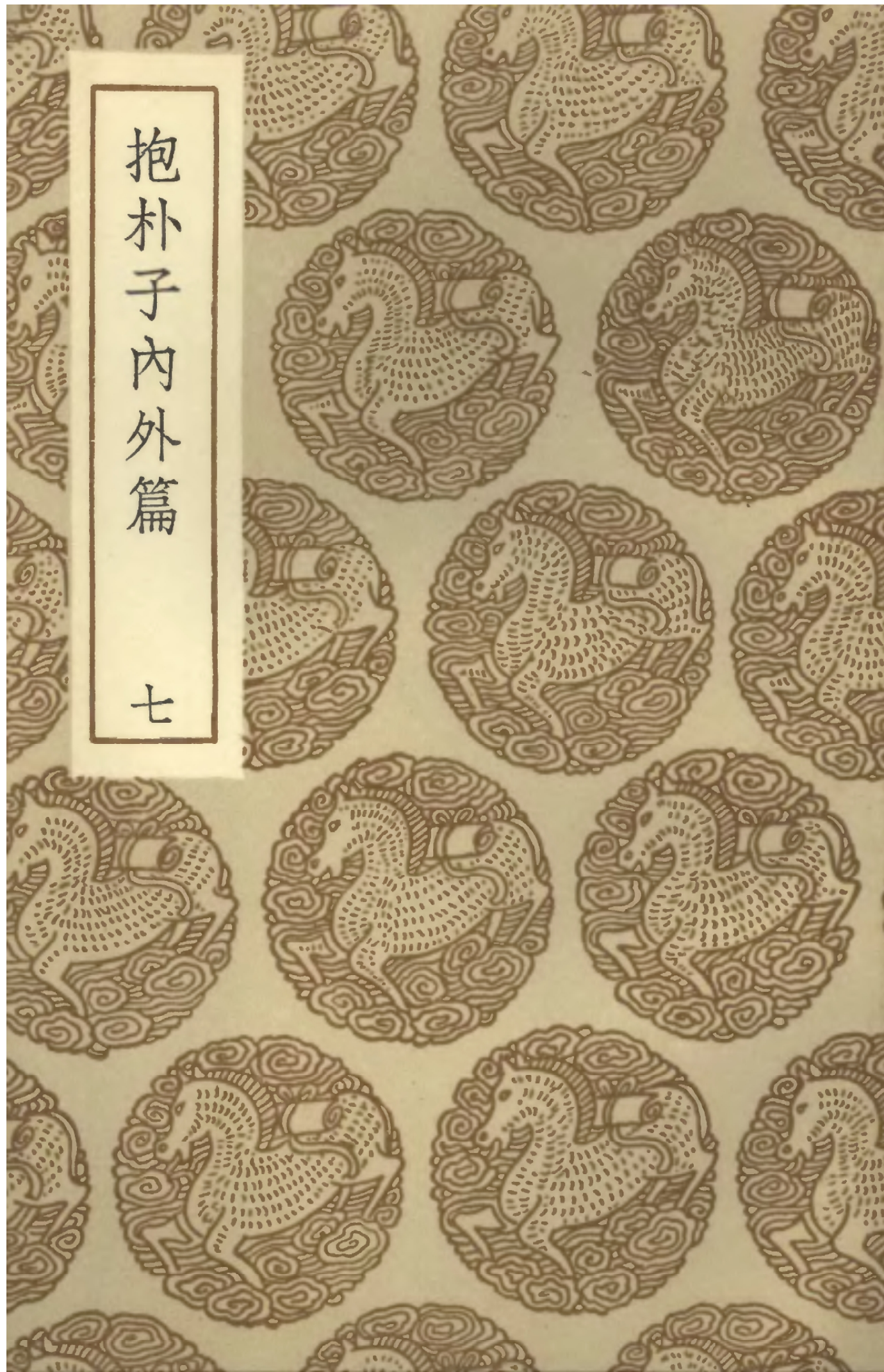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外篇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抱朴子內外篇

(七)

葛洪撰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
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荅曰夫雷霆輶磕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
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有古通用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
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
經妙而明不逮竒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
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
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

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
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
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
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藏
作豫從舊寫本改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
按本書屢用梓豫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
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大羊桃原注勅高切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
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
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
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

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
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
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
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墜泣血
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
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竝生苦
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驚蹇矯首
於瑯原注多切輦駢委牧乎林垌彼已尸祿邦國殄
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
亥舊寫本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

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竒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

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刳之猶未悛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凝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淳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原注力尚切也安冑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

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不月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談細辨不荅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

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鞀原注徒鞀原注奴刀切恣喋磬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不羞醕酪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滂澍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飈騰俊民值知己

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暉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驚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竝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閒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空白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竝日月聽聞無音

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
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
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
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
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覩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
山覲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
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
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
之翼騶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劒徐
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
鶚鷖有淩鷺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

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獸之心見於初
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
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
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
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
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
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
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
季知後漢郭太傳作雲中丘季智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德公觀作龐非
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
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

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
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闔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
驗不其易乎抱朴子荅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
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人
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
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哮者
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
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
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
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螳蝓之音也唐
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

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誇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竒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

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
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
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作未論亦未確必俟考
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旣經於
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
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竝以表微文彪曷而
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思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合

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

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

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已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

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竝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

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

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
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
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豔逸
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
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
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
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
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旣傲很以無禮好
凌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
懼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
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

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
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
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
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
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
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使飾玩之誇
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
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
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
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
否者笨原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

者噐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
違道義以趨趙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
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
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
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
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
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
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
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
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

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
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
觀矬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
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
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
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
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
清銳巧言綺粲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
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
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䟽心
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

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
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
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
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
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
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
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
霜而䟽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
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
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
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

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
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
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
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
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
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
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
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
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
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
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

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
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
矣所患於其如砮砮原注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卽焦鵠螟明
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
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
靈銓揣物思灼沈味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
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
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棄高莽宰嚭不得成
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
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
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立纁贄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旣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訐而弗與訟鬩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荅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閒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儻原注子由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愔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

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
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
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
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原注五懈
魚計此原注在懈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踢冷趨熱此
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
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卽
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
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荅壻家書必
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
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眞九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茝原注昌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
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
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
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
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
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

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

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

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

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

耽之惑之甚

原注息淺切

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

莫能絕又不肖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

熱渴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

然而俗人是酣是湏

原注音河

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

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

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竝用

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韉投井於是口涌

鼻溢濡首及亂屢僂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交切喧

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原注烏格切笑聲獨笑或

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慎藏本作值羣書治要載此篇作顧歷梁倡知舊

作蹙原注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

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作偃

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諧聲藏本作垂掌而

諧聲從意林改謙卑而不競者悉禪瞻以高交意林作皆

高發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鬬昔之性露而

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

原注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踟躕

雖墮墜而不覺以吕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

物或酤醬

原注爲命切酤酒

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

平六畜

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

熾火烈於室廬拊寶玩於淵

流遷威怒於路人

本作踞人從羣書治要改

加暴害於士友褻嚴

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

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

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

前後搆漉

羣書治要作灑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

鄉

羣書治要作邦

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

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

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痼於膏肓

原注呼光切

奔駟不

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

而愚

藏本作照

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

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雷於小餘

以稽遲爲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

藏本作勤從羣

書治要改

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

羣書治要作惡色醜音

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

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

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

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

本今但作若畏風

補又意林作君若畏酒

如憎大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

止矣夫風之爲疾

羣書治要作病

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

呼囂及其悶亂

本作閒亂從羣書治要改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

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

原注荒巨切

天墮俯呼地陷臥待

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

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

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

壤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

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

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

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

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

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旣年荒穀貴人有

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

收執榜

原注薄行切擊也

徇者相辱

當作屬

制鞭而死者大半

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
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
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
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
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
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
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
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意林作安能令絕乎

或人難曰夫夏

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

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褻姒喪周而欲人

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

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柴員丘瘞薶

圻澤裸鬯儀彝實降神祇酒爲禮也

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

十八補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

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

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

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圉

疑有

誤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

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

降神令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

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

當作誠

乎抱朴子荅曰

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

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宜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

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

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

於酒醴之毒物乎

藏本作毒之物
乎從盧本乙轉

夫使彼夏桀殷紂

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

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

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

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

埃之糝目而不覺颺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

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
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當有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
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
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
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
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
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
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
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
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
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

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
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
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
勢耳子園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
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
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
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
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菹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本作舉口
書治治綺繻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
清談講書治要改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
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原注五駭切癡也野於是馳
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
之者猶輕毛意林作埃之應麟原注甫遙切風嘲戲之談或上
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作不淡焉報者恐

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荅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

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

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駁原注錄耳由切駁扶

發切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羣書治要得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本作者也

從羣書治要補改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

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悞人之所諱不犯人

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之本作人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曲直

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

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

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

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

原注

居謁切

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

本管氏從

羣書治要改之

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

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

磨斯言之旣玷

原注音點

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

謔調以防

羣書治要作杜

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倨

原注居御切

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

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

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

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

直亮之鍼

原注職淡切

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

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

羣書治要作問

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

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劒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鱗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原注普卜切

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跼蹐恂恂之如彼今

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

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宜流沒有餘貶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梮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

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卽避更
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
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
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
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
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
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
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
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
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鳴梟之來鳴
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

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
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
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卒多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冠蓋之後
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
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
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
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
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
眉埽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
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
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

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冝事之不
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
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
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
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
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
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
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
不幽居深處以致扈原注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
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
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立統

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晬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有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

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
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
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
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
折關踰堦原注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
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
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
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
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
世不可不爾於是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
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詵文君之動心

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
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
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
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
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譙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
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
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
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簞遏以撮壤哉
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

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疑脫一字高行屢接褻譙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竝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酣醬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原注烏臥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

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
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
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
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
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
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
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
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
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
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

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
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
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羣書治要腳作屈申者爲妖妍
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爲
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荅猝突凡彼輕薄之
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
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
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卽
瞽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
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
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

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
因革之異同則悅悖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
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冝謚已強
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
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
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
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
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
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
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眞十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立禽解陰陽蚘
螻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廁貴性歟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
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

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
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
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
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
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强秦殽函襲嶮
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積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
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素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
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

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寔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必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恥

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縗

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本脫之徵也三字從羣書治要補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趨事豪貴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

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盲之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立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屑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蠋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

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螭螟屯蚊睂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祖蹲夷或

濯脚於稠衆或洩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蹕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忿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閒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眴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

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淩遲流遁遂

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闖昔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不達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

不可奪也不能使人

本脫敬之至使人十

不憎之而

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

本治要補作行從羣

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

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

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屑草靡萍浮以

索鑿枘劂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行

藏本作無徒盧本作無行據下文云無行之子盧本爲長

自相品藻

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

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

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

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

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
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
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
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
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藏本作彼或以經
羣書治要校正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
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
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
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
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
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

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

羣書治要作整

身履道而

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
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
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
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
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
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
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
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從盧本改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

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
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尠矣庸
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
止無足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
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
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
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
於分寸之燄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
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
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旣不爲官擇人而
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

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棊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鬻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

令跛蹇廁騏驎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
躓不以駑蒯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
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
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
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躡
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
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
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
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忤不求故能取威定
功成天平地豈屑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
毛索鱗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眞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螳垤之竝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荅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

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嘸嘸所翫有耳無目何耳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

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當作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竝作補亡詩白華由

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輶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使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

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
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
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
命精學治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
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
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
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涖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眞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
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
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
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
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
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
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
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
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
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
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
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
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
昆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
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
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
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

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
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
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驂駟之
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
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竒賤異謂爲不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鎔
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
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
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駮
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眞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

樂於桑閒釣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
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荅曰德行為有事優
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
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
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
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
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
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荃

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廢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

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羶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荅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立曠合契作者內關

不測之深源外播不置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
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閼
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
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
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蝻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患其
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
之閒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
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
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原注力
侯切敬
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

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劔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立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月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卽讐從昧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

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
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
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食偷容掩德蔽賢忌
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
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
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
矜輕悅者謂之巍巍瑰傑嗜酒好色鬪甘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

蓬髮藝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淩尙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
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
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
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
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
之知來之妙盤馬弄稍原注山一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
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
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

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疑然不羣風雖疾而
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
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騃徒苦夙興夜
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
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
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冑吐其祕算
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
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
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
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門遇
禍微煙起於蕭牆而燄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

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
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展闔左
袒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
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
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
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